



# 日产汽车为何关闭印尼的工厂?

余凡

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推特(Twitter)及社交媒体上盛传有关日本著名汽车生产商——日产(Nissan)即将逐步关闭其在印尼的工厂,直至明年3月份完全撤出为止。这个消息让各界精英及民众震惊,猜测是什么原因让日产汽车厂出此下策?然而,更让人迷惑的是,有议论指说该厂撤资的原因,竟是“就业法案”(UU Omnibus Law)的出台造成的!

10月26日,针对日产汽车闭厂并迁往泰国的消息,经济评论员蓝里(Rizal Ramli)在推特发文,

语含双关地问:“不是说有了‘就业法案’,怎么却跑了?”他在其个人账号留言称:“别是因为误诊及下错药物所造成的吧?”言外之意是对备受推崇能“吸引投资”的“就业法案”表示质疑,暗嘲政府的新法案并不受外资“欢迎”。

社交媒体上也出现过国会议员法德里(Fadli Zone)与蓝里相似的批评论调,阴阳怪气地指责政府的“失职”,幸灾乐祸地大肆宣传日产汽车厂的“毅然出走”。但他俩可能发觉证据不充分,或有周围友人提醒他们的论调脱离了事实背

景,所以不久就自行删除了。这也暴露了一些为“反对总统”而“反对”的政客,他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挖政府的墙角。

《民声网》(Suara.com)于27日报道,反政府立场突出、偏激言论极具煽动性的登古(Tengku)当然也不甘落后。在其贴文自鸣得意、津津有味地叙述:“日产汽车宣布于2021年3月停产。政府已签署了就业法案,厂商却关闭并迁往泰国?难道该法案并不适用?晕了……评论者请勿冲动暴怒……”还劝人别冲动?这该怎么形容

呢?

不同于前两位,登古的贴文并没有删除,是人们懒得提醒这个“迟才傲物”的死硬派,或是他原本就等着有人来辩论以提高知名度?这不,挑战者马上就来了,不过,却不是政府要员,而是刚从“民主党”请退的费尔南多(Ferdinand Hutahaean),他驳斥登古称,“就业法案”于10月5日通过,而日产公司早于5月份就宣布关闭工厂的决定了。

接着,他根据实际情况辩证说:“像日产这样的国际企业如有停产的计划,

绝不能像搬迁鸡笼那样说搬就搬。日产决定于2021年停业,但迁往泰国的计划和措施在关闭前已积极进行了,这样浅显的道理你竟然也不明白?”一针见血,在网络赢得了一片“点赞”!

根据相关部门证实,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CEO)内田(Makoto Uchida)于4月份表明,日产的决定关闭在印尼及西班牙的工厂,停产计划早于去年就在公司内部反复讨论,并于今年4月提出公司的最终决定,日产决定将生产线集中在泰国,是为了提升工作效

率,以应对竞争及利润问题。完全与10月上旬才通过的“就业法案”没有丝毫关联。

“日产公司停业”这把火看来是烧不到政府身上了,但有某工会却还恫言说将发动超两百万人的全国性罢工示威。这次不单是“反就业法案”,工会还有了新的口号——争取2021年提升底薪标准。据说,这个“破绽”是劳工部长“不小心”露出来的,哎……佐科总统的内阁部员们又有几个能让他真正省心的呢?民众都期盼“明年会更好”!

重相逢,仿佛在梦中,其实不是梦;多少次,梦里相聚,情意依旧深浓。

回忆当年,欢乐相共,花红柳绿中;无情岁月,春夏秋冬,匆匆消逝如风。

重相逢的传奇故事读过不少,让读者悲喜与共。上述电影《负心的人》插曲让我灵感澎湃,也提笔写一写我自己的重逢故事。

目前在疫情与经济的双重打击下,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写些文稿,转移视线,把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暂时放在一边,每一天都在涂涂写写中不知不觉地溜走,暗自期待着离战胜疫情的时刻又更近了一些。

上周突发奇想,拟写一些年轻时的旅游散记,当作回忆自娱。到储藏室里翻箱倒柜找资料,这么

多年来也曾经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换寄宿处不下十次,还搬了一回家,不知道还有没有片纸只字留存下来?

打开尘封已久的箱柜,一本一本慢慢地掏出来细看。不料竟发现了一本学生日记,蓝黑色的塑料封面有一幅绿色竹林和一对熊猫正在啃竹叶的图画,依然没褪色,回想起那是1975年初离开故乡时携带在身边的日记簿,令我喜出望外,没想到它还在!

抚摸着这一本日记,心里暗自琢磨不知里头会记录些什么?毕竟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翻开第一页,“正视今日,这就是人生。”映入眼帘,是1973年11月24日开始记录的。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页又一页地读下去,日记簿记录了1976年底之前的所有经历摘要,有少年的

## 重逢似梦

廖省:苏歌

情怀、相逢的喜悦、别离的伤悲等等,还有我要寻找的旅游资料也在内。

翻到最后一页的朋友通讯录,惊奇地发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跟我们群里的一位大姐的芳名相同,暗忖不会是她吧?

几天前,忍不住把通讯录上那一页拍了照发到群里,她看后说:“该地址确是我的亲戚家,不过80年代已把那屋子卖了。不晓得你怎么会有我的名字,有可能我们早就见过面了,只不过擦肩而过。”我细细回想,脑海里怎么会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丝印象呢?

在她名字的上一行是

旅雅同乡前辈的大名和住址,这位前辈在当年我父母结婚时见到母亲的伴娘,惊为天人,随即展开热烈追求,最后终成眷属。我初到本市时曾去拜访过他夫妇俩,但与她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可惜通讯录上没写上什么注明,无从追考。

那本久远的日记簿能保留至今已是一个奇迹,更惊奇的是日记簿通讯录上的一个名字居然是群里新结识的一位大姐,那些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邂逅故事,难道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吗?

……纳闷了好几天,今天闲

来无事,取出歌谱,打开电子琴,弹唱那一曲汤兰花的老歌,重复几次,忽然间脑海中闪过一个意念,飘忽如丝,似有似无,想抓却又抓不住;一边继续弹唱,一边拼命思索。“一年年,人海追寻,芳容却无踪”,为什么会遍寻不着呢?

当我快要放弃的时候,“笔友”两个字突然间浮现我心头,对啊!我禁不住欢呼,会不会是笔友?

一定有什么地方错过了,再把那本日记簿取出来,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重读一遍,终于发现一封

1975年2月9日写的信,信的抬头正是她的芳名,信中提到当年在第49期的电影小说画报征友版上看到她是本地唯一的华裔女孩,其他的大都是新马、泰国、香港等地的笔友,故写了一封信寄给她;后来却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可

能是邮差大哥失误,也许是地址不对?不得而知。

“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十年前有缘与她、在群里相遇,一直到几天前才戏剧性地发觉她竟然是多年前我想交往但擦肩而过的笔友!

曾经读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人把信密封在瓶子里扔到大海中,让它随波逐流、四海漂泊、浪迹天涯,希望多年后这漂流瓶会被人无意中捡到并联系上,共同谱写一段时间和空间的传奇故事。

四十多载弹指一挥间,我在1975年寄出、失落的那封信,时隔多年,而今重抄并发到相同的收信人手中。能够再续那擦肩而过的前缘,人生际遇是不是太奇妙了?用过晚膳,移步前院,仰望那冉冉上升的中秋圆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 張府金發親翁令胞妹麗珍女士安息主懷



# 榮 歸 天 國

  
**P.T. UNIPA DAYA**  
 Paper Manufacturer

**林金華** Hasan Basuki      **林嘉寶** Kynaston Basuki

## 敬 輓